

## 李德裕家世

李德裕，字文饶。

《旧唐书》卷一七四《李德裕传》：“李德裕，字文饶。”  
《新唐书》卷一八〇《李德裕传》同。

初名緘。

按两《唐书》本传及唐宋人所撰有关李德裕的记载，皆未载德裕有他名。清瞿中溶《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》卷二《路恕李吉甫等侍郎窳题名》云：“右路恕、李吉甫等题名，八分书，十行，在永兴县侍郎窳。……此题名盖即其（琮按指李吉甫）官郴州刺史时也。按吉甫长子名德修……次即卫国公名德裕。……题名云长男绅，次男緘。考绅乃中书令李敬玄曾孙，有诗名，时号短李，元和初第进士，武宗朝为相，封赵郡公，后辞位，以检校右仆射平章事，复节度淮南，卒，赠太尉，谥文肃。穆宗时官右拾遗、翰林学士，与李德裕、元稹同时，号为三俊。德裕当国，擢浙东观察使。緘乃德宗朝相义阳郡王李抱贞子，官至殿中侍御史。二子皆非吉甫子。疑题名所云绅者即德修，緘者即德裕，殆初名本与之同，后乃改易耳。”

按贞元十九年李吉甫由忠州刺史改为郴州刺史，时德裕及兄随父转徙任所，当同游侍郎窟。此年德裕十七岁，名絨；疑弱冠后改名为德裕。

赵郡人。

《旧传》：“赵郡人。”《新书》卷一四六《李栖筠传》：“世为赵人。”

据《新书》卷三十九《地理志》三，河北道有赵州赵郡，所属县有平棘、宁晋、昭庆、柏乡、高邑、临城、赞皇、元氏。德裕祖栖筠曾封赞皇县子，父吉甫曾封赞皇县侯，而李氏三祖房又世居平棘（见后），则德裕之祖籍当为赞皇（今河北省赞皇县）及平棘（今河北省赵县）。

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，李德裕一门属赵郡李氏西祖房。赵郡李氏三祖房，中唐时为阀阅之家，如唐赵璘《因话录》卷二载：“赵郡李氏，三祖之后，元和初，同时各一人为相：蕃南祖，吉甫西祖，绛东祖，而皆第三。至大和、开成间，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：德裕，吉甫之子；固言，蕃再从弟，皆第九，珏亦绛之近从，诸族罕有。”

又《元和郡县志》卷十七河北道赵州所属平棘县，云：“赵郡李氏旧宅在县西南二十里，即后汉、魏以来山东旧族也，亦谓之三巷李家云。东祖居巷之东，南祖居巷之南，西祖居巷之西，亦曰三祖宅巷也。三祖李氏亦有地，属高邑县。”又同卷赵州所属赞皇县（县南有赞皇山，因以为名），中云：“百陵岗在县东十里，即赵郡李氏之别业于此岗下也。岗上亦有李氏莹冢甚多。”

德裕六世祖怀宗，未有官职。怀宗以上无可考。

按据《新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，德裕之先世为：怀宗——君逸——肃然——载——栖筠——吉甫。怀宗以上无可考，怀宗亦

未载官职。

五世祖君逸，隋谒者台郎。

据《新表》。

陈寅恪先生《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》（《金明馆丛稿》二编）据《隋书》卷三十八《百官志》，谓炀帝即位，多所改革，增置谒者、司隶二台，并御史为三台。谒者台又置散骑郎从五品二十人，承议郎（正六品）、通直郎（从六品）各三十人，宣德郎（正七品）、宣议郎（从七品）各四十人，征事郎（从八品）将仕郎（从八品）常从郎（正九品）奉信郎（从九品）各五十人，是为正品，并得禄当品。又各有散员郎，无员无禄。陈文云：“隋炀失政，命官猥多。谒者台之散员郎，疑即李君逸之所任。此等职名亦如后世小说中之所谓‘员外’者，正是乡居土豪之虚衔耳，固未必常时寄居京邑也。”

高祖肃然，曾祖载，皆未有官职，居赵郡，为地方豪族。

据《新表》。

唐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中：“李载者，燕代豪杰，常臂鹰携妓以猎，旁若无人，方伯为之前席，终不肯仕。”又云：“载生栖筠，为御史大夫，磊落可观，然其器不及父。”唐人记李载事者仅此。

陈寅恪先生《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》云：“是栖筠之父载，终身不仕，而地方官吏敬惮之如此。斯亦山东士族本为地方豪强，不必以仕宦而保持其地位势力之例证也。”又云：“虽隋唐统一中国，江左之贵族渐次消灭，然河北之地，其地方豪族仍保持旧时传统，在政治上固须让关陇胡汉混合集团列居首位，但在社会上依然是一不可轻视之特殊势力也。职此之故，河北士族不必以仕宦至公卿，始得称华贵，即乡居不仕，仍是为社会之高等人物。”

祖栖筠。李氏自栖筠始，仕宦始显，亦自栖筠始，离赵郡而移居京洛。

《旧唐书》卷一四八《李吉甫传》：“父栖筠 代宗朝为御史大夫，名重于时，国史有传。”但今传本《旧唐书》实无李栖筠传。《通鉴》卷二二四大历八年五月《考异》有引《旧·李栖筠传》云云，岑建功《旧唐书校勘记》即谓“温公所见之本实有此传，又云实录本有而修史者失载之耳”。

《新唐书》卷一四六有《李栖筠传》，云栖筠字贞一，幼孤，“不妄交游。族子华每称有王佐才，士多慕向。始，居汲共城山下，华固请举进士，俄擢高第。”按此段叙述，本于权德舆《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公文集序》（《权载之文集》卷三十三）：初未弱冠 隐于汲郡共城山下 营道抗志 不苟合于时。族子华名知人 尝谓公曰：‘叔父上邻伊、周，旁合管、乐，声动律外，气横人间。’感激西上，举秀才第一。”据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九，栖筠与德舆之父权皋均登天宝七载（公元七四八）进士第。

又据《新书》本传，栖筠卒年五十八，《旧书·代宗纪》，栖筠卒于大历十一年（公元七七六），则当生于玄宗开元七年（七一九）

栖筠为什么离弃赵郡而隐居共城（今河南辉县），陈寅恪先生《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》一文有所论列 云：“其时中国太平无事，号为唐代极盛之世。栖筠忽尔离弃乡邑 祖宗历代旧居之地，而远隐于汲县之共城山，必有不得已之苦衷，自无可疑。”陈文谓开元初东突厥衰败，“其本部及别部诸胡族先后分别降附中国，而中国又用绥怀政策，加以招抚。于是河北之地，至开元晚世，约二十年间，诸胡族入居者日益众多，喧宾夺主，数百载山东土族聚居之旧乡，遂一变而为戎区。”又云：

“又河北士族大抵本是地方之豪强，以雄武为其势力之基础……今则忽遇塞外善于骑射之胡族，土壤相错杂，利害相冲突，卒以力量不能敌抗之故，惟有舍弃乡邑，出走他地之一途。”陈寅恪先生由李栖霞之自赵徙卫，而论及开元末河北之地诸胡族入居的情况，为前人所未道，堪可注意。但开元末、天宝初河北胡人是否有如此大的势力，能将世居其地的山东土族逼走，乃至“舍弃其祖茔旧宅并与茔兆有关之田户而他徙”，还不无可疑。李栖霞之迁徙，是否能概括当时河北山东土族的情况，似还缺少其他例证。唐人离家隐居山寺者极多，栖霞自登科后即仕宦于长安及其他地方，安史乱后河北又为战乱之地，因此未得还其旧居，也合于情理，似不必迂回曲折，以胡人入居河北来作解释。

据《新传》，栖霞曾在封常清幕，肃宗驻灵武，栖霞率精卒七千赴难，擢殿中侍御史。后李光弼守河阳，又引为行军司马。累擢给事中，进工部侍郎，为元载所忌，出为常州刺史，有治绩。元载当国久，代宗阴忌之，乃召栖霞为御史大夫，史称其“敷奏明辩，不阿附”，“无所屈”。而终于为元载所抑，代宗又依违不断，栖霞不得重用，忧愤而卒。

《唐语林》卷一《政事》上：“广德二年春三月 敕工部侍郎李栖霞、京兆少尹崔沔，拆公主水碾碓十所，通白渠支渠，溉公私田，岁收稻二百万斛，京城赖之。常年命官皆不果敢，二人不避强御 故用之。”此事又见《新书》本传。《唐会要》卷八十九《碓碾》条亦略载其事。

又宋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二十九跋尾《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》，则谓义兴贡茶始自栖霞任常州刺史时，明诚并加讥评，云：“右《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》云义兴贡茶非旧也□，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霞实典是邦，山僧有献佳茗者，会客尝之，

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，栖霞从之，始进万两，此其滥觞也。厥后因之，征献浸广，遂为任土之贡，与常职之邦侔矣，每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云。余尝谓后世士大夫区区以口腹玩好之献为爱君，此与宦官、宫妾之见无异，而其贻患百姓，有不可胜言者。如贡茶，至末事也，而调发之扰犹如此，况其甚者乎！羽盖不足道，於乎，孰谓栖霞之贤而为此乎？书之可为后来之戒，且以见唐世义兴贡茶自羽与栖霞始也。”

栖霞与岑参有交往，岑参有赠栖霞诗，当同在封常清安西节度使幕时，如岑参《使院中新栽柏树子呈李十五栖霞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三〇〇）又《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》（同上）《西亭子送李司马》（同上卷二九九），当亦赠栖霞，盖栖霞在封常清幕，先任判官，后任行军司马。权德舆《赞皇文献公李公文集序》盛赞栖霞之文，云：“大凡出于《诗》之风雅，《易》之贞厉，《春秋》褒贬，且以闷寥钜衍为曼辞，辩丽可喜。”“故公之文简实而粹清，朗拔而章明。”“皆文约指明，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，如昆丘玄圃，积玉相照，景山邓林，凡木不植。”又宋范晞文《对床夜话》曾赞誉李栖霞《桂花曲》诗，谓其结句“曲终却从仙官去，万户千门空月明”，后钱起之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；虽词约而深，不出前意也”。

又《皎然集》卷二《唐洞庭山福愿寿律和尚塔铭》，叙及“奉诚弟子”“服道弟子”“饮风弟子”等，即有李栖霞，则栖霞曾皈事释教。

父吉甫，元和时为相。

吉甫有传，见《旧书》卷一四八、《新书》卷一四六。吉甫事，详见谱文，此不具述。

李氏自吉甫时，有宅在西京万年县安邑坊，世亦以“安

邑”称吉甫。

宋敏求《长安志》卷八“安邑坊”，有云：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赵国公李吉甫宅。”又引《卢氏杂说》：“李吉甫宅，泓师谓其地形为玉杯，僧孺宅为金杯，云玉杯破无复全，金杯或伤重可完。僧孺宅在新昌里，本天宝中将作大匠康𡵓宅，𡵓自辩图阜，以其地当作宰相，每命相，𡵓必引领望之，宅卒为僧孺所得。吉甫宅，至德裕贬，其家灭矣。”按《卢氏杂说》所载，已具有牛李党争的影响，此当出于牛党文人所杜撰。德裕虽于大中时远贬海南，但其家未灭，其孙延古、殷衡等尚仕于五代，详见后。

《剧谈录》：“李德裕宅在安邑坊东南隅。按安邑坊在朱雀门大街之东，属万年县所辖。

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中：“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，李安邑最著，如爵邑焉。”又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已卷亦载：“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，安邑，李吉甫也；靖安，李宗闵也。……”

又德裕孙庄□所撰《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铭》（拓本，据周绍良先生所抄过录），此李氏女为德裕子焯之女。《志》有云：“赵郡李氏女悬黎，生得十三年，以咸通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安邑里第。”咸通十二年为八七一年，德裕卒于大中三年（八四九），则时隔二十余年，安邑坊旧宅尚为李氏子孙所居。

德裕于洛阳龙门之西置平泉别墅。

德裕创建平泉别墅，始于长庆中为浙西观察使时，详见谱文。《李德裕文集校笺》（按以下均称《文集校笺》，详见本书前新版题记）别集卷九《平泉山居戒子孙记》有云：“经始平泉，追先志也。吾随侍先太师忠懿公，在外十四年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历楚泽，登巫山，游沅湘，望衡峽。先公每维舟清眺，意有所感，必凄然遐想，属目伊川。尝赋诗曰：‘龙门南岳

尽伊川，草树人烟目所存。正是北州梨枣熟，梦魂秋日到郊园。’吾心感是诗，有退居伊、洛之志。前守金陵，于龙门之西，得乔处士故居。天宝末避地远游，鞠为荒榛。首阳翠岑，尚有薇蕨；山阳旧径，惟余竹木。吾乃翦荆莽，驱狐狸，始立班生之宅，渐成应叟之地。又得江南珍木奇石，列于庭际。平生素怀，于此足矣。”

又《通鉴》卷二六五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六月载：“时士大夫避乱，多不入朝，壬辰，敕所在州县督遣，无得稽留。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，德裕之孙也，去官居平泉庄（胡注引康骕曰：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）。”延古居平泉庄又见《新书·李德裕传》、《旧五代史》卷六十《李敬义（延古）传》。天祐二年为九〇五年，去德裕之卒已五十余年，尚为李氏子孙所保存。宋李格非撰《洛阳名园记》，已不载平泉之名，或毁之于五代兵乱。

自栖筠、吉甫始，李氏即葬于洛阳郊外，有墓地。

德裕《让官表》（《文集校笺》卷十八）有云：“先臣松檟，近在东都，血属数人，皆居上国。”栖筠、吉甫葬于何地，两《唐书》未载。德裕此处所谓“先臣”，乃指吉甫，栖筠宦游在外，河北又在强藩之手，恐亦不得归葬赵郡。自此以后，李氏一门，卒后即迁葬于洛郊。如德裕为其妾徐氏所作墓志（《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》，拓本，今据周绍良先生所抄过录）中云：“余自宦达，常忧不永，由是树檟旧国，为终焉之计。粤以其年（琮按指大和三年，徐氏大和三年十一月卒）十二月二十日葬于洛阳之邙山，盖近我也。”德裕此时为义成节度使、滑州刺史，而将其妾迁葬于洛阳，“近我”云云，德裕自计卒后亦须返葬于洛阳也。又大中三年其妻刘氏卒于崖州贬所，德裕为作墓志《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》拓本，

今据周绍良先生所抄过录)，以正在贬谪中，故虚拟云“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洛阳榆林近二男一女之墓”，则在此之前，其已死之二子一女亦已葬于洛阳郊外之榆林，并预计刘氏日后亦须返葬于该地。德裕子焯于大中六年护父母灵柩北返，也归葬于洛阳，见《刘氏志》后焯附记。

李濬撰《唐故郴县尉赵郡李君墓志铭》，记李焯卒于大中十四六月郴州官舍，后咸通三年“卜葬于河南县金谷乡张村先茔”。李焯撰其妻《郑氏墓志》，载郑氏卒于大中九年焯之贬所蒙州立山县，后大中十三年“附葬于河南府洛阳县金谷乡先茔”。李庄□撰李焯女悬黎墓志，悬黎咸通十二年卒于西京安邑坊旧第，亦于同年归葬于“榆林大茔”。所谓“金谷乡张村先茔”、“榆林大茔”，当皆为一地。

德裕兄德修，敬宗宝历时为膳部员外郎，历舒、湖、楚三州刺史，袭爵赵国公。约文宗时卒，宣宗初加赠礼部尚书。

据《新书·宰相世系表》吉甫有子二，长为德修，楚州刺史，次为德裕。《新·李吉甫传》未载德修事，云：“子德修，亦有志操，宝历中为膳部员外郎。张仲方入为谏议大夫，德修不欲同朝，出为舒、湖、楚三州刺史，卒。”德修卒年不可确知，要在文宗时，卒于楚州刺史任。宣宗立，会昌六年四月德裕罢相出镇荆南，下诏加赠德修为礼部尚书，见唐裴庭裕《东观奏记》（卷上）《唐语林》（卷七《补遗》）。

德修事迹，详见谱文，此不具述。

德裕为吉甫次子，庶出。

《新书·宰相世系表》仅载德裕为吉甫次子。按德裕有《谢恩改封卫国公状》（《文集校笺》卷十九）作于会昌四年八月，有云：“奉今月二十七日敕，臣封卫国公者。……伏以支庶嗣侯，虽存故事，玄成以兄有谴，乃绍扶阳之封；耿霸以父属

爱，遂继牟平之爵。开元中，苏瓌特封许国公，亦无袭字。然地居嫡长，受则无嫌。伏思亡父先臣，开国全赵，亡兄已经继袭，未及传孙。臣每念贻谋，岂宜不正？若苟安殊宠，实愧幽明。辄罄愚衷，果蒙听察。”《新书》德裕本传亦谓：“策功拜太尉，进封赵国公。德裕固让……帝曰：‘吾恨无官酬公，毋固辞。’德裕又陈：‘先臣封于赵，冢孙宽中始生，字曰三赵，意将传嫡，不及支庶。……愿得封卫。’从之，遂改卫国公。”则会昌中本欲封赵国公，德裕以己支庶，乃让与德修子宽中。又，苏瓌亦庶出，故德裕援以为例。

德裕妻刘氏，彭城人，小德裕一岁。从德裕远贬，大中三年八月卒于崖州，年六十二。

德裕《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》谓其妻道名致柔，“临淮郡人也，不知其氏族所兴”，则非出自甲第（铭文有云“惟子素行，不生朱门”）。又云：“以余南迁，不忍言别，绵历万里，寒暑再期……以己巳岁八月二十一日终于海南旅舍，享年六十有二。”

妾徐氏，名盼，娶于长庆二年为浙西观察使时。徐氏为润州丹徒县人。大和三年卒于滑州，年二十三。

德裕撰《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》，谓“徐氏，润州丹徒县人，名盼，字正定”，“大和己酉岁十一月己亥终于滑州官舍，享年廿三”。又云：“长庆壬寅岁，余自御史（中）丞出镇金陵，徐氏年十六，以才惠归我。”

按刘氏为妻，徐氏为妾，参见岑仲勉先生《唐史余沈》卷三《李德裕妻刘氏及其子女》条所考。

《新传》谓德裕“不喜饮酒，后房无声色娱”。

德裕有子椅、浑、多闻、焯、巨，另一子失名。

《新表》载德裕子为椅、浑、焯，仅三人。《旧传》亦谓

“德裕三子”，一为焯；大中二年，坐父贬象(蒙)州立山尉。二子幼，从父歿于贬所”。《新传》则仅载“子焯”；“余子皆从死贬所”。

今按《徐氏志》谓徐氏生二子，长名多闻（此当为小名），徐氏卒前已夭，次即焯。《刘氏志》则云：“有子三人，有女二人，聪敏早成，零落过半。中子前尚书比部郎浑，独侍板舆，常居我后，自母委顿，夙夜焦劳，衣不解带，言发流涕，其执丧也，加于人一等，可以知慈训孝思之所至也。幼子焯、巨同感顾复之恩，难申欲报之德，朝夕孺慕，余心所哀。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洛阳榆林近二男一女之墓。”则刘氏所生为三男二女，“零落过半”，即已死三人，当即为已葬洛阳之二男一女，三男中浑随侍海南。已死二男，一当为椅，长男，其一失名。“幼子焯、巨同感顾复之恩”，岑仲勉《李德裕妻刘氏及其子女》谓“幼男焯、巨都庶出，焯别贬立山，巨想是随行，然必焯、巨并提者，所以尊嫡母也”。巨则既非刘出，亦非徐出，可见德裕尚有他妾。《刘氏志》后有焯附记，自称“第四男”。今据岑仲勉先生所考，德裕诸子排比为：椅、浑、失名、多闻、焯、巨。

据《新表》，浑为比部员外郎。焯所撰其妻郑氏墓志亦称浑“尚书比部郎”，并载浑之少子名褒，浑卒后养于郑氏。

焯历任校书郎、伊阙尉、河南士曹、集贤校理、汴宋毫观察判官。德裕贬，焯亦贬蒙州立山尉。懿宗初即位，因赦量移为郴县尉，咸通元年卒。焯之事迹，详见谱文，此不具述。

德裕孙（焯子）殷衡，小名庄士；延古，小名庄彦（后名敬义），仕宦于唐末、五代初。李濬所作李焯墓志，谓焯“长子庄士，次子庄彦”。李焯所作其妻郑氏墓志，亦谓“有子二人，曰庄士，曰庄彦”。而《新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焯子为殷

衡、延古，“殷衡右补阙，延古司勋员外郎”。则庄士、庄彦即殷衡、延古，庄士、庄彦当为小名。殷衡为兄，延古为弟。

《新五代史》卷六十五《南汉世家》：“（刘）隐父子起封州，遭世多故，数有功于岭南，遂有南海。隐复好贤士。是时，天下已乱，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，可以避地，多游焉。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，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，皆客岭表。王定保、倪曙、刘濬、李衡、周杰、杨洞潜、赵光裔之徒，隐皆招礼之。……衡，德裕之孙，唐右补阙，以奉使往，皆辟置幕府，待以宾客。”此处李衡省去殷字，盖避宋讳。

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卷五十八《南汉·烈宗世家》：“开平二年（九〇八）冬十月辛酉，梁命膳部郎中赵光裔、右补阙李殷衡充官告使，诏王为清海静海等军节度使、安南都护。王留光裔、殷衡不遣。”则殷衡仕梁为右补阙，开平二年奉使至南汉，遂为刘隐所留。《十国春秋》同上卷《高祖本纪》，又记乾亨元年（九一七）八月，南汉刘？即位，任李殷衡为礼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《十国春秋》卷六十二并有《李殷衡传》云：“乾亨初官礼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居无何，终于其职。”未详其卒年。

韩偓有《奉和峡州孙舍人肇荆南重围中寄诸朝士二篇，时李常侍洵、严谏议龟、李起居殷衡、李郎中冉皆有继和，余久有是债，今至湖南，方暇牵课》（《玉山樵人集》），陈寅恪先生《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》引此，并谓：“据冬郎诗篇，可知殷衡亦文学之士，不坠其家风者也。”殷衡任起居舍人，当在唐末。

据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乙卷：“咸通九年正月，始以李赞皇孙延故起家为集贤校理。”此延故当即延古。而《新唐书》德裕传未载“焯子延古，乾符中为集贤校理”，陈寅恪先生文

谓“咸通九年”与“乾符中”二者相距十年上下，未知孰是？

《旧书·哀帝纪》天祐二年六月，“戊申，敕前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李延古责授卫尉寺主簿。”

《新书·李德裕传》：“焯子延古，乾符中，为集贤校理，擢累司勋员外郎，还居平泉。昭宗东迁，坐不朝谒，贬卫尉主簿。”

又《通鉴》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六月条亦记此事，已见前记平泉别墅条，此不再引。

《旧五代史》卷六十有《李敬义传》，云“李敬义，本名延古，太尉卫公德裕之孙”。则延古后改名敬义。传又云：“昭宗迁都洛阳，以敬义为司勋员外郎。柳灿之陷裴、赵诸族，希梁祖旨奏云：‘近年浮薄相扇，趋竞成风，乃有卧邀轩冕，视王爵如土梗者。司空图、李敬义三度除官，养望不至，咸宜屏黜，以劝事君者。’翌日，诏曰：‘司勋员外郎李延古，世荷国恩，两叶相位，幸从筮仕，累忝宠荣，多历岁时，不趋班列。而自迁都卜洛，纪律载张，去明庭而非遥，处别墅而无惧，罔思报效，姑务便安，为臣之节如斯，贻厥之谋何在！须加惩戒，以肃朝论，九寺勾稽，尚谓宽典，可责授卫尉寺主簿。’司空图亦追停前诏，任从闲适。”则延古当是忠于唐室，对朱温专权表示不合作态度，其兄殷衡后去梁仕南汉，亦同一主旨。

《传》载延古又仕后唐庄宗，署北京（太原）留守判官，拜工部尚书。后归职太原，“监军张承业尤不悦本朝宰辅子孙，待敬义甚薄，或面折于公宴，或指言德裕过恶，敬义不得志，郁愤而卒。同光二年，赠右仆射。”

陈寅恪先生《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》谓：“李焯二子殷衡、延古虽分处南北，然皆能自立，传于后世。”

殷衡、延古之后无闻，德裕后世可知者至殷衡兄弟止。

唐德宗贞元三年丁卯（七八七）一岁

李德裕生于西京万年县安邑坊。

《旧唐书》卷一七四《李德裕传》，德裕卒于宣宗大中三年（八四九）十二月，年六十三；《新唐书》卷一八〇《李德裕传》同。以此推算，当生于本年。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九一考德裕之卒年为六十四，陈寅恪先生《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》已论证其误，详见后大中三年条。钱大昕《疑年录》卷一亦定其生年为贞元三年，是。

李德裕生时，其父李吉甫在京任职。又唐康骕《剧谈录》：“李德裕宅在安邑坊东南隅。”

李吉甫本年三十岁，时任太常博士。

据《旧唐书》卷一四八、《新唐书》卷一四六《李吉甫传》，吉甫生于肃宗乾元元年（七五八），本年应为三十岁。又《唐会要》卷三《皇后》：“（贞元）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常博士李吉甫奏曰”云云。按据《旧传》，李吉甫年二十七时即已为太常博士：“年二十七，为太常博士，该洽多闻，尤精国朝故实，沿革折衷，时多称之。”又《新传》曰：“贞元初，为太常博士，年尚少，明练典故。昭德皇后崩，自天宝后中宫虚，卹礼废缺。吉甫草具其礼，德宗称善。”按据《旧纪》，昭德皇后王氏卒于贞元二年十一月丁酉。《唐会要》卷三载李吉甫奏，即议昭德皇后卒后立庙事。

闰五月，唐侍中浑瑊与吐蕃宰相尚结赞会盟于平凉，为吐蕃兵所劫，浑瑊逃遁，副使、兵部尚书崔汉衡以下将吏六十余人被吐蕃所俘。六月，李泌由陕虢观察使入相，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九月，回纥可汗遣使合阙将军入唐求婚，德宗以其女

咸安公主嫁之。

据《旧纪》、《通鉴》等。

本年，李泌六十六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三〇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三九本传），窦参五十五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三六本传），陆贽三十四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三九本传），李逢吉三十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七本传），王起二十八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四本传），裴度二十三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七〇《新唐书》卷一七三本传），令狐楚二十岁（据《刘禹锡集》卷十九《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》），杜元颖十九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三、《新唐书》卷九十六本传），吕温十六岁（据《柳宗元集》卷四十《祭吕衡州温文》），白居易十六岁（据李商隐《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》，《樊南文集详注》卷八），刘禹锡十六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本传），李绅十六岁（据李绅《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》，《全唐文》卷六九四），路随十二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五九、《新唐书》卷一四二本传），沈传师十一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十七下《文宗纪》下，《新唐书》卷一三二本传），元稹九岁（据《白居易集》卷七十《唐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河南元公墓志铭》），牛僧孺八岁（据杜牧《樊川文集》卷七《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》），杨嗣复五岁（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七六本传）。

贞元五年己巳（七八九） 三岁

二月庚子，窦参入相，由御史中丞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  
三月甲辰，李泌卒。

据《旧纪》、《通鉴》。

李吉甫此时约任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，为李泌、窦参所器重。

《旧传》载李吉甫年二十七时为太常博士，迁屯田员外郎，博士如故，改驾部员外郎，皆未言具体年月。贞元七年转驾部员外郎（详后），则任屯田员外郎当为此数年间事。又云：“宰臣李泌、窦参推重其才，待遇颇厚。”李泌于本年三月卒，窦参本年二月始拜相，李吉甫之为二人所推重，当在本年前后数年。《新传》：“李泌、窦参器其才厚遇之。”与《旧传》略同。

本年，裴度、杨巨源、马逢、胡证登进士科，丁公著登明经科。礼部侍郎刘太真知贡举（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二）

## 贞元六年庚午（七九〇） 四岁

本年秋，吐蕃陷北庭都护府，节度使杨袭古奔西州。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给袭古，请合军收复北庭，既而又杀袭古，安西由是阻绝，而西州犹为唐守。

据《旧纪》、《通鉴》等。

## 贞元七年辛未（七九一） 五岁

李吉甫转驾部员外郎。

李吉甫《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》：“辛未岁，吉甫转驾部员外郎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五一二）

本年，令狐楚、萧俛、皇甫铸等登进士科，礼部侍郎杜黄裳知贡举（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二）。

贞元八年壬申（七九二）六岁

本年四月后，李吉甫坐窦参党，贬明州员外长史。时年三十五。

李吉甫《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》：“壬申岁 吉甫贬明州长史。”《旧传》：“及陆贽为相 出为明州员外长史。”《新传》：“李泌、窦参器其才 厚遇之。陆贽疑有党 出为明州长史。”按窦参之贬在本年四月乙未，同日，“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（《旧·德宗纪》）同月 元稹岳丈韦夏卿也坐交结窦参而由给事中左迁常州刺史。又《通鉴》卷二三四贞元九年三月载陆贽奏语有云：“窦参得罪之初 私党并已连坐。”李吉甫之贬当与韦夏卿出为常州刺史约前后同时。

又据《新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》五 阴州为上州。《新书》卷四九下《百官志》四下，上州，刺史一人，从三品，职同牧尹；别驾一人，从四品下；长史一人，从五品上（中州、下州皆无长史）。又宋卢宪《嘉定镇江志》卷十六“长史”条谓：“隋为郡官，唐初无，永徽二年改别驾为之，其后二职并置。王府、都督府、诸州皆有长史一员，掌统官僚纪纲职务。中都督府长史正五品，上州长史从五品上，次于别驾。”但此次李吉甫之为明州长史，因是贬责，名为员外官，并无实职。（参《唐会要》卷六七“员外官”条：“员外及检校试官斜封官 皆神龙以后有之，开元大革前事，多已除去，唯皇亲战功之外，不复除授。今则贬责者 然后以员外官处之。”）

又宋张津《乾道四明图经》卷一、罗浚《宝庆四明志》卷一皆载任侗为贞元九年明州刺史，九年以前未详，亦未载李吉甫名。